

真的，好恐怖

岩井志麻子 (1999)



——您做噩梦了吗？

……是梦到了什么呢。喔，是在睡梦中梦到那个啊。原来是那个啊。

我说老爷，您怎么像个孩子一样呢。不不不，我不会嘲笑您的。毕竟所谓的做梦，通常都会非常恐怖不是吗。

您问妾身？妾身呀……光是清醒时所看到的东西，就已经够恐怖的了，所以入睡后反倒什么都看不见。

妾身的梦总是一片漆黑。伸手不见五指。连我自己都梦不起究竟梦见了什

么。

老爷，请您放心的睡吧。您瞧，还吹来了一阵凉风呢。尽管没装蚊帐，但只要像这样用扇子一直扇啊扇的，蚊子就不会来了。

只要妾身醒着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来的，所以请您快点闭上眼睛吧。

妾身不能让老爷您看到我的睡颜。被客人看到睡着后的容颜，可是青楼女子的最大耻辱呀。

不是有人说，青楼女子绝不仰卧入睡，只能面向右方侧躺的吗。虽然许多妓女偶尔会呈现大字型入睡，但是妾身从不会如此失态。

从孩提时候开始，妾身都是面向右侧入睡。

您说，所以妾身的脸才会长成这样吗？呵呵呵，老爷您真讨厌耶。

妾身的眼睛跟鼻子，的确往左边太阳穴的方向歪斜。因此，嘲笑妾身是丑女的顾客大有人在，被妾身的长相吓到的客人也不在少数。

应该是有只看不到的手将妾身的五官往左上方拉扯吧？所以，恐怖的好像是妾身这张脸，而应该是那只手吧。

您说，看不到的东西才恐怖？可是，妾身觉得双眼可见的东西也是恐怖至极呀。

那是因为……算了，别说了。如果真说给老爷您听，只怕您真要睡不着了。妾身这并不是要威胁您，而且往后也不会的。

对了，自古流传一句话，名妓必须具备一容貌二床功三手技。妾身却是三项都缺。诚如您所看到的，面貌丑陋又不讨人喜欢。

即便没有镜子，妾身也能清楚看透自己的长相。不只是妾身自己的长相，就连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妾身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其实，妾身的年纪还不算老喔。真的不骗您。在妾身出生那年，那一带还不叫冈山县，而是叫做是北条县呢。是明治九年合并的呀？老爷您果然学识渊博。您说您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？真是了不起。哪像妾身我们这种人，连普通学校或稍微搬得上台面的地方都没去过。

但是妾身并不在意。因为吃饭讨生活这种事，无论猫狗或大字不识的妓女，都是不用教就会熟练的，呵呵呵。

不过，妾身坚持不让客人看到睡颜这件事，为妾身得到礼仪端庄的好评喔。但妾身并不清楚，妓女礼仪端庄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了。

所以，老爷您就安心入睡吧。若是又做了梦见什么怪东西的噩梦，妾身会把

它们赶跑的。因为妾身很擅长对付妖魔鬼怪呀。

话说回来，老爷您来得有点晚喔。挑选货色在十二点时就结束了。若是黄昏时分前来，便可透过格子窗选妓，各色年轻貌美的妓女任君挑选。但现在就只剩妾身这种卖不掉的丑女，真是对不住您啊。

而且，每个妓女都隔着格子窗，使出浑身解数来赢取客人欢心，只有我蜷曲在角落里吧。

不论老鸨们多么生气的教训我，妾身也绝不从格子窗伸出手去。并不是我爱摆架子，或是态度敷衍草率……我只是觉得好恐怖呀。

因为有些不吉的东西，会来抓住我的手呀。不管是死去的父亲，或是被杀害的朋友等。反倒是那些还活着的男人们，很少会主动来拉我的手。

而且似乎有股微妙的力量，从左侧不断拉扯着妾身的脸。

您说您正是中意我这奇怪的地方吗？老爷您可真是个怪人耶。

可是啊，老爷我跟您说。其实妾身从未被温柔对待过，您这样反而让我感到难受耶。所以，请您千万不要对我说，喜欢我或中意我这样的话。毕竟妾身是个无论到哪都被残酷对待的女人啊。

……您希望我说点话让您好入睡吗？这当然没问题，但是该说些什么才好呢。既不能说大老板与老鸨的坏话，也不能乱说朋友或其他恩客的闲话。这样一来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妾身自从十六岁时被卖到这里后，外出的次数可说用手指头都数得出来。而且所谓的外出，就仅止于在夜里透过格子窗仰望天空，或是像今晚这样从二楼的窗口往下望而已。

……您说您想听听妾身的生平？这下子，妾身更加觉得您是个与众不同的客人了。只不过如此一来，好梦将会离您更加遥远唷。

因为只要您听了妾身的生平，就等同于是一场恐怖至极的噩梦。

这样也不打紧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说喽。首先呢，妾身是出生于津山附近，大约离这里六里远的小村庄……至于村名嘛，说了您大概也不知道吧。

那里叫做日照村，俗称强诉谷。村人都以务农为生，但鲜少有丰收年份，总是歉收居多。因此男人多以受雇领日薪的农工身分来糊口，而女人则几乎都远走他乡谋生。被卖到青楼去的也不少，但并非像妾身一样在附近而已，而是被卖至遥远的九州或大阪等地。

一提到冈山，大家总会想到南方那一带，而不禁投以羡慕的眼光吧。土地肥

沃，城镇发展迅速，商旅来往也热闹繁荣，造就了许多富有人家。而且……冬天气候也很温暖吧。但我不大喜欢备前那边的人，因为他们都爱耍小聪明。什么！老爷您是备前人呀，那还真是失礼了，请原谅我的失言。

……然后呢，再说到我所居住的，那北到不能再北，位于中国山脉最尾端的小村落，可就连半个有钱人都没有，全都是一贫如洗的穷人。即使是十六、七岁的年轻人，脸上跟手脚也全都布满小皱纹而且晒得黝黑无比。能够活到四十岁就已经算是长寿了。

其中最贫穷的人家，就是我们家了。并非我夸大其词，真的是过着连牛都不如的日子。

因为妾身我是饿死仔呀。没错，就是闹饥荒。因为我出生于闹饥荒的年度，所以是饿死仔。

我刚才不是说过，那一带鲜少有丰收，而且每隔一年就会闹饥荒的嘛。

因此，妾身对于死人的记忆远比对于活人要来得多。

不用说，那些当然都不是美好的记忆。不值钱的人命就像草芥一样，死再多也不足惜呀。

我娘是个产婆，但却是个专门帮忙打胎的产婆。

她从未接生过活婴，所以应该连产婆都称不上吧。

村里的人都叫她堕子婆或刺子婆。甚至还有些小鬼们会毫不客气的叫她鬼婆。如此一来，妾身当然就是鬼之子喽。

我们家虽然遭到全村人的排挤，但唯有那个时候才会被村人叫去。

那个时候，也就是指打胎的时候。有时必须把胎儿从孕妇肚子里硬拉出来，有时必须把出生的活婴给闷死。唯有那种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与村人打照面。妾身从四岁开始，就跟在我娘身旁帮忙了。

小时候，我负责去摘采野菊或酢浆草，还有搓麦秆，长大之后……则是负责压住产妇的手脚。工作性质就好像是刽子手的帮手一样。

那些女人们，不怨恨像只母狗般动不动就怀孕的自己，也不怨恨把胎儿拖出来再闷死的我娘，却把那份怨念都转移到我身上……真是令人受不了。

您应该不知道吧？野菊跟酢浆草的根，是用在这个洞的。老爷您方才也用过的呀，呵呵呵，就插进这个洞里，用尖端刺向胎儿好让他流出来。

明明脸跟手脚都被晒得又脏又黑的，但为何那些女人的大腿却那么地白皙肥软呢。不管是多么干扁的女人，大腿上全都装满了肥滋滋的丰润脂肪。

被拉出来的胎儿，皮肤首先会呈现白色，接着转变成鲜血般的红色，临死前则变成暗黑色。

这个洞连接着地狱，妾身从小时候就知道了。

我常想，为什么不把这个洞给封起来呢？万万没想到自己后来居然用这个洞来做买卖。总之，幸好当初没有把它封起来，呵呵呵。

男人并不是性好女色或是喜欢女人的洞，而是喜欢那直通的地狱吧。因为那是他们在出生前所待的地狱呀。

也因此，我从懂事以来，就开始协助杀人的工作。

倒也没有特别开心或难受的感觉，因为这是妾身与生俱来的命运啊。

甚至有人得意洋洋地说：就是因为你杀婴所以那张脸才会长得那么歪斜吧。我并不会害怕啊。因为……婴儿跟小产儿都是我的好朋友呀。

打胎的工作在饥荒时期反倒生意兴隆。野菊几乎荒芜殆尽。而因草木贫瘠而消瘦的蜻蜓及瘦鸟，来回飞舞于田野间的情景，至今仍鲜明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咬紧牙关捱过饥荒的我，也是瘦到与骸骨无异。饥饿的村民们纷纷到附近的山谷挖掘蕨类果腹。即使女人们全都瘦得皮包骨，但是小产儿仍不断增加。因为无论多么饥饿，人们还是无法停止做那档事。

然而，在这么枯寂贫乏的景色中，为何天空会如此澄净湛蓝呢？晶莹剔透到理应看不到的星星似乎也都清晰可见。

关于妾身孩提时期的回忆，除了打胎之外别无其他。那是我小时候的唯一回忆。

将胎儿引产之前，必须先让粪便排出。鲜血与粪便的味道充斥家中，在夏季尤其令人难受。不过，只要把它当作是堕入屎尿地狱前的准备，应该就不足为奇吧。

将粪便装在盆里，然后再将死胎扔进里面。真的是毫无慈悲心的用力一扔。虽说是死去的胎儿，但所受到的待遇却与粪便血块完全相同。

我曾在庙里的地狱草纸上看过描绘着同样情节的画作。绘画的技巧虽然拙劣，却也因此让人感到格外恐怖。

和尚说那张画上的血是真的。但那应该是骗人的吧。怎么可能会有那种永远都保持鲜红色的血呢？血是又黑又臭的东西啊。

话说回来，那小产儿明明什么坏事也没做过，为何会被打入屎尿地狱呢。佛

书上不是说，他们既不会下地狱，也无法前往极乐世界，只能在赛之河原哭泣而已嘛。

那个和尚还告诉我，那也是将不洁之物视为洁净，或将洁净之物视为不洁之人所坠落的地狱。可是他也玩弄了妾身的身体呀。那他会坠落到第几层地狱去呢？

那小产儿是因为眷恋着把自己当作粪便丢弃的爹娘，才会无法脱离苦海吧！即使在现世无法与爹娘见面，在屎尿地狱里应该就能和他们相逢了吧。然而，他爹娘就算在那里，也依然会对自己的孩子视而不见吧。尽管如此，孩子却仍对爹娘恋恋不舍。

……您问妾身为何没被打掉呀？

啊哈哈，老爷您府上一定是富贵人家，而且您又是男丁，想必是在众多期待下诞生的吧。您应该是在豪华的宅院里，由温柔的产婆接生下来的吧。

妾身则完全不同。我娘当时已年过四十，而且家中穷到连一只老鼠都没有。更何况妾身还是个女的。

而且另一个也是女的。没错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可说所有打胎的条件都齐备了。顺带一提，妾身姐姐的外貌也是非比寻常。

……您问到底长啥模样呀？就请您饶了我吧。因为她毕竟是我的姐姐。说出来就太可怜了。

不过，妾身并不是被用野菊根引产出来的，而是顺产生下来的。方才我也提过，那一年适逢饥荒，到处都有女人需要打胎，我娘忙得不得了，一直到足月前都没留意到自己的肚子。

我娘自己一个人生产，还自行清理胎盘，甚至连丢弃婴儿的工作……都自己包办。

总之，她用湿布压住婴儿口鼻，将婴儿扔进了家门前的那条河里。因为那条河是专门用来丢弃小产儿的河川。在理应是蛙鸣不断的夏夜里，那里却是小产儿的哭声不断，而且那哭声是全年无休。

尽管如此，妾身却是毫发无伤。经过了两天依然存活着。

我仍清楚记得在那条河里的那两天……如果我这么说的话，您一定会气我爱说谎吧。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呀。我的眼睛还睁不开，一直处于幽暗的状态。河水柔软滑溜，飘来一阵女人的气味。妾身没有溺水，也没被乌鸦给吃掉，只是被冲到草丛里去了。

幽暗薄暮的那端，聚集了许多人。轻抚我额头的，应该是在被供奉在附近山里的神仙吧。帮我赶走乌鸦的，应该是在临死前大哭一声的某个陌生婴儿吧。不知从何处飘到我嘴边的半腐烂小产儿，则是养分供给者，妾身靠着舔舐他的手脚才得以存活。

我娘在产后隔天即恢复接生工作，当 she 将被闷死的小产儿拿到河边丢弃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息尚存的妾身。

或许是天意吧，这让我娘不由得心生怜惜。

……算了吧，再说下去就太恐怖了。妾身是如此，妾身的姐姐也一样。

您问我姐姐呀？她……已经没了啦。所以，我们就不要再提她了吧。

诚如方才我所说，当时有许多女人还来不及打胎就直接生了。

至今我仍清楚记得，有个婴儿在出生时只有巴掌大小，却已能张开眼睛，嘴巴也能开阖，但还不会哭泣。眼皮都还没长齐全，眼珠却已能滴溜转……眼睛瞪得好大。

他并不是在看妾身或我娘，而是生下他的母亲。但那并不是眷恋不舍的眼神。不过，我娘随即一脚将他踩烂，包进布包里就是了。

您问那个女人吗？您以为她会因此感到懊悔而祭拜小产儿……是吧？我说老爷，您果然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喔。

我从未看过因丢弃婴儿而难过哭泣的女人。她们通常都在止住失血之后，便立刻又对那档事狂热不已。然后，再度毫不在意的来找我娘。

这也没办法啦。因为老百姓的生活乐趣，就只有吃饭跟那档事而已啊。

妾身虽然在吃方面相当拮据，但对那档事却未曾烦恼过。呵呵呵，这大概可说是天赐的诅咒吧。因为妾身即使没做防范措施也不会怀孕哟。我们妓院里，有个被叫做畜生肚、像母狗般动不动就怀孕的女人，但妾身却从不曾怀孕过。

我想，大概是因为妾身……仍然跟个小产儿一样吧，哇哈哈。

话说回来……不知那些小产儿在死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我想，即使他们看到了，大概也料想不到那就是现世吧。

他们八成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地狱吧。因为映入他们眼帘的，就是堕子婆跟她女儿，以及生下自己的母亲这三只鬼啊。

呵呵呵，说好要让您做个好梦，却将您引到做噩梦的方向。难道这是天谴吗？下次请让擅长床第之术的美女来服侍您吧。

什么……您很在意为何我家会遭到全村隔离啊？我说老爷，您还真是喜欢听鬼故事呀。您该不会是想做噩梦吧。

好吧，那妾身要开始说喽。虽然说来话长，但刚开始大概是因为我们是外来者吧。那个村庄的愚夫愚妇们对于在中国山脉的对面，住着三只眼的孩子、长角的男人，以及私处往两旁裂开的女人这类的传说，深信不疑。因此，对于外来者都避之唯恐不及。

我说过我爹跟我娘都是出身于四国吧。他们因为在四国老家没有容身之处，所以才逃到冈山来的。假行脚之名，行乞讨之实，一路流浪到了津山。

您问我为什么难以容身？这个啊，就算了吧。妾身也是有难言之隐的呀。

……老爷，虽然您从刚才就不断抱怨这房子太简陋了，但是依妾身看来，这里简直可媲美冈山城啊。因为妾身所住的老家，原本是牛棚呀。

妾身被卖到这里后，才第一次看到榻榻米。天花板也是首次看到。尽管妓女跟牛马一样卑贱，但好歹都还人模人样啊。妾身是在被卖到这里之后，才开始活得像个人一样。即使没有棉被，妾身也能蜷曲身子就地而眠。因此，我才能像现在这样，轻松自在的上班哪。反倒是仰卧入睡，让我觉得好像有一股风直往胳膊窝里吹，令人感觉寒冷。

在那一带，每到夏天便有北风来袭。风势强劲得有如龙卷风般，经常一口气便将好几片屋顶给吹飞了。

我们所住的地方，后面有座山，门前有条河。而冥界与现世的分界，其实不只存在于阴间，我家门前也有一条。因为那山里到处可见饿死尸，而河里则是布满小产儿。

在河流的前方，就是村民们的田地。尽管那是片寸草不生、碎石遍布的贫瘠田地，但也够令人羡慕的了。我家连块地也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不会被卖到这里来了。

我爹是个受雇领口薪的小农夫。虽说寻常百姓根本不需要任何学问，但我爹还真是个一无是处的人。居然连算术都只能算到五。

我爹不爱干活，总是看心情决定去上工或不去上工。偶尔领到钱，也全都花在购买醉上头。

更何况那里的气候非常恶劣，农作物经常歉收。妾身跟我娘只得靠着残杀胎婴挣钱过日子。唉，真的是困苦到只剩一口气呀。

尽管如此，每当看到北风无情摧残村民们的田地时，妾身总是非常开心。并不是我幸灾乐祸，而是那景致太美了。

金黄色稻穗遭到黑压压的北风肆虐，简直就像厉鬼从山上降临，而在沿路留下了足迹。而那足迹，总是不知不觉在我心中消失。

因为只有妾身才看得见那只鬼呀……他是个相当不错的男人哟。只不过输老爷您一大截就是了，呵呵。

话说回来，每到夏天，我家屋里屋外就会臭到令人受不了。河里经常有小产儿的尸体，载浮载沉而日渐腐烂，不久就会变成小尸骨了。

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在那些变黑发臭还不断膨胀的死尸里面，居然还有活着的小生命。绝对不是我眼花喔。因为那个小产儿还会讲话呢。

您问我他说了什么话？这个嘛……我不太想说耶。反正不是什么好话就是了。

老爷您知道魔界之路吗？就是妖魔鬼怪所通行的道路。那原本是尊贵神明的使者所往来的通道，却因使者们的信念不坚，而化成了可怕的场所。

村民们不只在提到我家时会压低声量，就连说到那片土地时也一样。

我家就住在魔界之路的正上方呀。所以啊，所有忌讳不祥的条件全都具备了。但妾身家完全不在意。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了。

……爹娘希望我能外出谋生，但感谢上天眷顾，没有地方愿意雇用我。妾身的朋友，就只有那些在河里腐烂的胎死尸而已。因此，我经常跟他们玩家家酒的游戏。

附近活着的小鬼头们很令人讨厌，但死掉的婴儿却很惹人怜爱。尽管眼睛嘴巴都还没长全，但感觉纯真又乖巧。

不过，即使我还帮喜欢的小产儿取名字并疼爱有加，但他们马上就腐烂成骨了。其中也有那种不知为何都不会腐烂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婴儿哟。那是个在娘胎才待了三个月的早产儿，可是却已长出牙齿。可惜他后来被狐狸给吃掉了，只残留下牙齿而已。不久之后，村里便谣传有会说人话的狐狸出没。但是妾身从来没见过。

您要我说点腥膻话吗？哈哈，您这是在问我的第一次吗？那档事呀。

对象是我爹。是真的。

我爹明明连数到五都不会，却很会乱讲歪理又爱强辩。说什么他是把我跟我娘搞错了。不管多么不会算术，也不至于把五十岁的老太婆跟不满十岁的女儿搞错吧。

他是个不懂分寸不知节制的家伙。不管是对妾身恶言辱骂或拳打脚踢，还是把那话儿刺进来时，都是随自己心情任意妄为。我娘那时已经有一只眼睛看

不见了，因此当妾身被我爹凌辱时，她是用那只看不到的眼睛望向这边的。对了，把我娘弄失明的也是我爹。这不用讲也知道吧。

……您问我难道没有快乐的回忆吗？

老爷您刚才说过，在痛苦的时候应该想点开心的事情对吧。

妾身跟一般人不一样。遇到痛苦的事情时，只能以其他痛苦的事情来排解。说到痛苦的事情，应该就是跟我爹干那档事以及饥饿难耐吧。

肚子不饿时，就会想到跟我爹的事情啊。但我爹凌辱时，则会感到强烈的饥饿。唉，若真要说实话，应该是后者最让妾身感到痛苦吧。

您问我爹呀？已经死啦。

就在我被卖到这里的前一年呀。他不是病死的。而是喝了酒，跌到家门前的河里溺死的。会在那么浅的地方溺死，可见得他是喝到烂醉呀。

他的后脑勺有个凹陷的伤痕，应该是撞到了石头。也有村里的好事者乱说，那是被人殴打的伤痕。应该没有人会对那种男人恨之入骨吧！老爷，您说这世上有令人憎恨到极点的虫子或小鱼吗？应该没有吧！哈哈。

总之，他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仅剩犹如虫子般的微弱气息了。附近的道姑于是拿了个竹筒来，放进一些米粒，然后在他耳边摇晃，说是要把我爹从奈何桥上找回来。

……我爹终究没能回来。他就那样断了气。大概是迷路了吧，呵呵呵。

话说回来，那时是妾身从出生以来初次看到米。一开始，妾身还以为虫子呢。我把它看成是聚集在腐臭小产儿身上的蛆了。

第一次看到米是在我爹去世时，第一次吃到白饭则是妾身被卖掉的那天。虽然白饭里搀了一半的麦子，但也让妾身讶异于居然有这等人间美味。含在嘴里，就好像来到了极乐世界。好甘甜喔……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甘甜的，美好滋味呀。

那让我觉得，即使被卖掉也无所谓。您问现在吗？由于妾身不太会拉客，所以吃白饭的机会不多。但是我告诉自己，等到赎身那天，我一定要吃整碗热腾腾白饭来庆祝。这里又不是地狱，吃了白饭之后，应该不会发生白饭突然喷火燃烧的事情才对吧。

您说想听我爹的故事呀？老爷您真是怪人耶。难道您不害怕吗？不过，好吧。因为您是第一个想听我爹故事的人哪！

夜里守灵的只有我娘跟妾身而已。不，还有我爹独自站在门口。仔细审视过

自己的尸体后，便头也不回的离去。脸上的表情既不开心也不痛苦，但连看妾身跟我娘一眼都没有。

尽管村民们排挤我们，但至少都还愿意出席丧礼，但愿意一路送到墓地为止的，就只有风水师一人。由于我家没钱请和尚来诵经，所以只好请风水师假装念点经文蒙混过去。这样应该就够了吧。即使请真正的释迦牟尼佛来诵经，我爹也不可能会成仙吧。

不过，巡查大人还是来了。唉呀，后脑勺被敲碎咧！他们净说些无关紧要的话。

在妾身小时候，他们拿的是橡树做成的木棒，当时则是拿着剑。其中有位个子稍小但颇有男人味的巡查大人，完全没有高高在上摆架子，反倒让妾身变得更加不敢开口。

因为刚才妾身曾说过，我从未被人温柔对待过，因此一旦有人对我太过温柔，我反而会痛苦得不得了，甚至还会觉得被责骂了。因此，对妾身而言，地狱反而比较轻松自在。若被当作正常人看待，反倒会让我浑身不对劲。因为我是鬼之子呀。

而且啊……当妾身低头看着地上时，那位巡查大人还摸了摸我的头。我心里想着一定会被痛打一顿，而不由得全身瑟缩，但他却对我说：不要逞强忍耐喔。

他还这么对我说：我看起来很可怕吗？如果害怕的话，哭出来也没关系喔。

很可笑吧。妾身直到那一刻为止，都从未意识过原来自己一直被迫忍耐着，还遭受到许多可怕的遭遇。

原来妾身有过那么多痛苦的记忆。

原来妾身被迫接受那么多可怕的遭遇。

我从不知道，也从不明白……那天是妾身出生以来，首次在人前哭泣呀。

……啊，请别介意。妾身只要一想到那位巡查大人，就会忍不住掉眼泪呀。

不是因为悲伤，也不是因为难过，更说不上是因为开心，也并非因为怀念。这……该怎么说呢？就像吸进一口气接着吐气，而一旦下雨就会被淋湿的感觉，一想到那位巡查大人，我的眼泪就会自动决堤。

老鸨来买雏妓时，我认真的磕了好几个响头，哀求说：只有津山妓院不行，请不要带我到津山妓院。因为我担心哪天会碰到巡查大人。

那位巡查大人毕竟是个男人，说不定哪天会以恩客的身分出现呀。

妾身从最初那天到现在为止，都从未跟喜欢的男人做过那档事。

这样也好。谁教妾身生来就是做妓女的命。

……不过，无论如何、无论如何都不能跟心爱的男人做啊。

尽管打从心底渴望，但绝对不能那样做呀。

……啊，啊啊，请原谅我。我很喜欢老爷您啊，真的呀。

因此，我才会来到冈山这边的妓院呀。

至今我仍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我爹。

您说我怀恨在心？怎么可能呢。老实说，我是感激在心哪。因为我从此没再被人拳打脚踢呀。而那档事也是多亏了他让我习惯，现在才不会感到痛苦。

我爹死了之后，我娘另一只眼睛就越来越看不见，所以才会把妾身给卖了。当妾身搭乘马车离去时，她还在家门前目送我呢。

比起我娘，后方那片贫瘠的稻穗反而更加让我印象深刻。枯黄耸立的山边，传来了小产儿们跟乌鸦呜咽哭泣的回音。天色如此澄净湛蓝，而河水却是土黄泥巴色。我那死去的爹就站在我娘的身后。缩着肩，就像是枯朽的树枝。那眼神不知怎地，变得呆滞空洞，茫然模糊。

我娘也知道我跟我爹做了那档事喔。她吃醋得不得了，好几次都想杀了我。我娘毕竟是个女人啊。

早知道当时就该把你给弄死。真正该死的不是你姐，而是你呀……她不断地大吼大叫，说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话。

当我被推进河里，还被她用捣麦槌乱打一顿时，我真的以为自己会死掉，但我毕竟是那个被丢进河里仍存活两天的婴儿啊，呵呵呵。

尽管我娘是这种母亲，但她偶尔也会跟我提及昔日往事。例如他们曾邀请非常受欢迎的演员到家中作客啦、庭院里曾经堆满了米袋啦、佣人曾经教唱隼子歌啦、西洋点心的色彩有多鲜艳啦……别以为这是谎话连篇喔。

为什么呢，因为我爹也曾说过同样的话。当我爹心情好时，他也会跟我说住在四国时的回忆，而且内容几乎跟我娘所说的完全相同。我娘所描述的家中情景跟对爹娘的记忆，跟我爹所说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。

简直就像是在形容同一个家跟同一对父母呀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爹的家跟他爹娘，以及我娘的家跟她爹娘，应该是完全不同才对呀。

唉呀，算了。原本不打算说的，那就全都说出来好了。当我发觉事有蹊跷时，我已经长很大。突然有一天，我终于想通了。他们并非很像，而是根本就出

生于同一个家庭。

没错，正是如此。我爹跟我娘是同一个爹娘所生。我爹跟我娘其实是兄妹关系，他们是从同一个肚子里生出来的呀。

浅绿色的树影倒映在东边庭院的仓库。最里面的那间和室有着淡红色樱花纹拉门。从走廊便可望见种着两排绣球花的中庭……因为是从他们两人那里听来的，因此妾身记得清清楚楚，而这些正是他们兄妹乱伦的证据呀。

他们一定是因为事迹败露，才不见容于父母，并惨遭村人驱离的命运吧。

然后，他们一路流浪到了津山。如果从此成为身家清白的夫妻也就算了，问题是他们并非寻常的夫妻这件事，最后还是村里传开了。

他们之所以遭到排挤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村里的人说，他们的姓名几乎一样，肯定是近亲通婚。我想，像他们这般血浓于水的夫妻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吧。

妾身之所以被叫做鬼之子，也是因为如此。

正因为是鬼之子，所以妾身才能看到鬼。

当我肚子饿到快受不了时，饿鬼就会靠近我的脸颊边。这些家伙哪，肯定是故意要让妾身想起那位巡查大人，好让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。

在那些饿鬼里，有个只吸取眼泪的家伙，让我哭就是它做的好事。因为它想要舔舐妾身脸颊上的泪水呀。真不知这家伙生前究竟是造了什么孽？

只吃粪便的饿鬼和只吸取泪水的饿鬼，哪个的业障会比较深呢？

老爷……您应该不会被打入饿鬼所在的地狱才对喔。这点妾身很明白，因为我是在魔界之路出生的呀。

您问难不成会去极乐世界？……妾身虽然是个妓女，但嘴巴实在是太老实了，这也是我卖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吧。

我说老爷，您应该不会被牵往极乐世界喔。但请放心，您也不至于下到十八层地狱的。

老爷，您应该会立刻变成人类重生的，而且是死后马上投胎。大概也没时间看清楚那个世界吧。妾身不知道您究竟会投胎成为有钱人或穷人，但这不是很好吗，至少能够当个人。而且如果能生为男儿身的话。

妾身们也常说，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在富贵人家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至少也要投胎变成男人。

但其实妾身两者都不喜欢。因为妾身再也不想投胎重回这世上了，呵呵呵。

咦？您已经有点睡意了吗？真是太好了。那就请您放松休息吧……

唉呀，您为什么又突然睁开眼睛了呢？

——小桃？……啊，是那个小桃啊。真讨厌，居然提到了其他女人。

我说老爷，小桃已经不在这个妓院里了。

不过并不是因为已经赎身，或是被哪个有钱人接纳为妾了。

小桃已经死了。

唉呀，您已经完全清醒啦。其实，您没必要这么急着起身啊。

小桃她……是寻短自尽呀。

您说她并不是个会寻短的人？说得也是。因为她的长相相当可爱，个性也有点迷糊古怪，是其他妓女们开玩笑的对象。

妾身也……最讨厌她了。说真的，非常讨厌她。

您说我不能说朋友的坏话？尤其是已经死去的人？

……您说得没错。不过，讨厌就是讨厌，这也没办法啊。

您想听小桃的故事？真拿您没辙耶。听说有个妓女偷走了老鸨的钻石戒指，没想到小桃居然承认是她偷的。

于是她被抓进棉被室里，遭到严重的虐待呀。妾身刚被卖到这里时，也曾被虐待过一次。即使是已经很习惯被残酷对待的妾身，都差点受不了呢。

我说老爷，那可不是像您所想的那样喔。他们是不会对妓女拳打脚踢的。因为妓女的身体是买卖的道具呀。

不会伤害身体，却能够让人受尽折磨。女人一出手，绝对是最残忍的。尽管气力孱弱，却能进行长时间的折磨。换成是力大无穷的男人，大概只要挥上一拳，就能够让我们不省人事吧。

在老鸨的指示下，大家全都群聚一堂，齐声责骂。扒光她身上的衣物，然后把手帕塞进她的嘴里，还派好几个人压住她，以免她乱动脱逃……妾身也压在她的身上。在众人的重压之下，小桃终于尿失禁了。她不但惨遭吊梁酷刑，还遭到松叶烟熏之苦，那实在是人间炼狱啊。我衷心期盼她快点死了，才能早日解脱。

没得吃没得喝，还被紧紧捆绑着，使得原本个性就有点古怪的小桃更加疯癫了。她成天都在傻笑，边留着眼泪边傻笑。

妾身们被卖到这里，虽与牛马同样卑贱，但眼泪却是与人类无异呀。

……您问我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吗？因为心情不错，所以想再回味一下啊。小桃是全家自尽中所留下的唯一活口。她后来虽被远房亲戚接去住，却在好不容易盼到满十六岁那年，便被卖掉了。

那对贪得无厌的养父母啊，每逢清明跟过年就一再催促小桃送钱回去，小桃因而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。尽管小桃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名妓，但还是难以应付。

不过，老爷您应该了解吧。小桃虽然身在地狱，但脑海里所想的却是极乐世界。她还常大言不惭的说，我不是因为钱才被卖掉的。

她深信男人们都是因为喜欢她才愿意来到这里。男人只要爱上她就必定会再度造访。没想到这世上居然有这种傻瓜。

「我家可是家财万贯耶，如果生在别的时代，我就是公主了呀。」这是她的口头禅。但只要她一说出口，必定会惹来「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呢？」的讥笑。

您问妾身吗？妾身……没错，只有妾身会袒护小桃。但并不是出于同情，而是居心不良。妾身故意让她说出更有趣的话，好让她受到更多人的嘲笑。

小桃曾说过她跟妾身「感情很好」？

为何胡乱捏造事实呢，真是个笨蛋。谁稀罕跟你那种人……！

……唉呀，在老爷面前口不择言，真是抱歉。但我真的很讨厌她，讨厌到无以复加。

小桃是在棉被房里悬梁自尽的。

她应该是用尽了临死前的最后力量吧……这是关起房门才能讲的话，是妾身发现尸体的呀。虽然我已经习惯小产儿的死尸，但成人的尸体却是恐怖万分。一双眼瞪得好大，眼神是那般地空洞茫然……

由于小桃是无人祭拜的孤魂，因此没有法号，尸体还被就近丢弃到「孤魂野鬼寺」去。下场跟小产儿一样。

妓院其实有知会小桃的养父母，但他们因害怕被索讨剩下的欠债而没有现身。结果，包括她的那些常客在内，没有半个人为她上香。猝死的妓女，身价比路旁的马粪还不如呀。

巡查大人依照惯例前来调查，但在得知死者乃因偷窃事迹败露，以及为债务所苦而上吊自尽后，便立刻打道回府。那是个垂垂老矣的老头，跟当时的巡查大人完全不同。

老鸨们大概担心遭到详加调查将会牵扯出更多事端吧，因此绝口不提钻石戒指的事情。

而之所以请和尚前来，也不是要请他诵经引导小桃至西方极乐世界，而是请他作法以避免邪灵作祟呀。

仔细一看，原来他是妾身小时候附近寺庙的和尚，也就是那位曾让妾身看地狱草纸又趁机对我猥亵的和尚，但他却完全没察觉我。现在只要给点钱，他就什么都愿意做，还可以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，呵呵呵。

不论生前如何，只要被诵经超渡，小桃也能成佛，甚至立刻投胎成人的。

……「能够大吃美食、每天睡午觉、穿上美丽的衣裳，而且欢笑不断，应该没有这样的地方吧。」不知是谁这么发牢骚时，小桃回道：「极乐世界就是这种地方呀。」

「傻瓜，极乐世界要死了才能去啊！」立刻就有个人回嘴了。

结果，小桃回答：「假如能去那种地方，我死也甘愿呢。」

「妓女哪能去极乐世界啊！根本没做过件善事，一定是去地狱的啦！」被人如此怒斥，小桃显得非常怯懦害怕。

小桃原本是个想法温厚正向的女孩呀！我觉得有点同情她，便笑着说：「也许连阎罗王都会搞错呀，看到小桃总是一副开心的模样，说不定他会因此把你送去极乐世界呢。」于是，小桃开怀大笑了。

真是个傻瓜，无可救药的傻。怎么会有这种对妾身掏心又掏肺的笨蛋呢……
——不过啊，戒指还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唷。

无论小桃受到多大的虐待，就是坚决不吐露。明明已经承认事情是她做的，却绝口不提赃物的下落。她到底是想包庇谁呢？……应该没有才对呀……

她现在应该已经在地狱了吧。对阎罗王保持缄默的话，应该是行不通的吧。话说回来，她若是还活着，也等同于住在地狱门口呀，根本没两样嘛。

……老爷老爷，您已经睡着了吗？……真的睡着了耶。亏我花了那么多精力，您总算是睡着了。

那么，我说姐姐啊，这次换你醒醒喽。

起来听我说话吧。我好想彻夜不睡的跟你聊聊。

这样可以吗？枕头的角度还好吗？再往左斜一点啊？我知道了。

……哇呜，这月亮真美呀。极乐世界应该是阳光普照的吧，而地狱则是永远

处于黑夜吧。

姐姐你应该知道吧。其实我一点都不讨厌小桃。

搞不好还像喜欢那位巡查大人一样，那么的喜欢她。

但是，我非恨小桃不可呀。

一想到巡查大人就流眼泪是无所谓的，但若想到小桃，是绝对不能哭的呀。

姐姐一定能够体会吧。

因为小桃要去极乐世界呀。

或许她做的是卖淫勾当，但她真的是个心地善良又纯净的女孩。

偷走戒指的人其实是我，这点她也知道。她明知道却仍包庇我。

那孩子只听我的话，也非常喜欢我唷。

但我却成了折磨小桃的始作俑者。

而且……姐姐你也知情吧。

勒死小桃的，就是我。

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她说出实情，会造成我的困扰。

我只是想让那孩子前往极乐世界呀。

勒死人非常简单。虽然是从后面勒，但小桃的脖子这么一斜，歪头看着我。那是一双美丽无邪的眼睛，相信人心的眼睛，真是恐怖啊。

当那股痉挛传到我身上时，我很清楚的明白，小桃一定可以去极乐世界。

还有，我一定会被打入地狱。

即使阎罗王不收我，我在活着时就决定了。

自己决定就好，我要下地狱去。

打从出生至今，我从未自己决定过什么，一次也没有。不用说做决定，连拜托过上天都没有。但唯有一件事，我想自己决定。

那就是下地狱这件事。并不是被打入地狱，而是自己决定去的。

我之所以憎恨小桃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如果我说喜欢小桃的话，阎罗王应该会疑惑，为何小桃会有这么坏的朋友吧。既然有这么坏的朋友，那小桃应该也是坏人吧。阎罗王说不定会因此将她打

入地狱。既然如此，我当然必须憎恨小桃才行。

因为憎恨到极点而痛下杀手。小桃是被自己最相信的人给勒死的。

这么可怜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她身上呢？不管阎罗王再怎么啰唆，佛菩萨也肯定会牵住她的手，带她前往极乐世界吧。

这么一个好女孩，甚至还愿意为我顶下偷窃的罪名，却居然被我给勒死了。我还故弄玄虚，让人误以为她是自尽寻短。因为只有这个方法，才能达成我们彼此的愿望。

姐姐应该心知肚明吧，如果我下地狱的话，就代表姐姐也一样要下地狱喔。无论你的想法多么崇高伟大，也是无济于事。不论念了多少感恩经文，也是徒劳无功喔。

姐姐既没有杀害父亲，也没当过小偷，更没杀害过朋友，而且也没卖过淫，却将被带到地狱去。

应该没关系吧，因为我要你陪我呀……应该无所谓才对吧。

因为我们原本就生长在地狱附近呀。

我们原本就是阴错阳差才被生下来的，而且还莫名其妙被留下小命。

我自己一个人去游地狱当然没问题，但若能跟姐姐一起去，肯定会更棒。

——噢，老爷呀。您该不会在装睡吧？

唉呀，身体怎么绷得那么紧啊。

因为妾身说了什么恐怖的故事吗？那是老爷您在做梦啊，是做梦。妾身什么也没说，您怎么像个孩子一样，身体缩成一团呢。呵呵呵。

……不过，我越来越觉得您真是个怪人耶。想再听梦境的后续吗？好吧，但是梦喔，只是一场梦罢了。而且，如果您真的信了妓女所说的话，可就是个傻瓜喔。

请您明天醒来后，就立刻把它忘了吧。如果忘不了的话，那么每晚就会出现更恐怖的梦境，让老爷无法睡个好觉喔。

您是指刚才所说的「姐姐」吗？如果您真把它当作是一场梦的话，那我就让您们见个面吧。

可以请您稍微坐起身吗？待我把头发给放下来吧。

老爷，您知道为什么妾身会长成这副德性吧？眼睛跟鼻子之所以会朝着左侧太阳穴向上吊起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呀。

唉呀，您惊讶到合不拢嘴啦？还流了一身汗呢。即使这么扇个不停，终究难抵夏日的炎热啊。但您还真会流汗呢，还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呀。

这就是我姐姐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对了，老爷，妾身只是说「我姐姐，她已经没了」，但我可是从未说过她已经死了呀。所谓「已经没了」是指她没有人的外貌而已，并不是指她没了性命。

双胞胎中，较先出生的是弟弟或妹妹。因为妾身出生时胎位不正，从脚先出来，而头上连接着的部分则成了姐姐。如果是正常从头先出生的话，那么妾身就是姐姐了。

听说在江户时代的文献上，也曾记载过像我们这种怪异的双胞胎。

但这是从一个不守纪律的和尚那儿听来的，应该不是很准确吧。

什么？您说我们不是双胞胎？那是什么呢？

……人面疮？

或许吧。这东西与其说是我姐姐，不如说是妖怪还比较贴切。

是的，打从出生开始，她就这么黏在妾身的头顶左侧。而且只有一张脸而已，眼睛、鼻子和嘴巴都有，但没有头发和眉毛就是了。

怎么吓到闭上眼睛啦，请您仔细看一下嘛，这只是个梦境罢了。

牙齿则是长出三颗。这牙齿还真令人头痛呢。每当她发怒生气或心情不好时，就会啃咬妾身的头，好痛喔。

她明明就只有胎儿拳头般的大小而已啊。

事到如今，再找借口也没用，其实杀了我爹的……直接拿起捣麦槌从我爹身后敲下去的是妾身，但情绪激动的喊着杀了他、杀了他来怂恿妾身的，是姐姐呀。因为她自己也想做那档事，但没办法而恼羞成怒吧。

唉呀，如果真觉得恶心的话，那就闭上眼睛，假装它只是个烂瘤好了。

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她至少不是长在前面或后面吧。哈哈，您知道妓女都是右侧朝下入睡的吧。那么，妾身成为妓女一事，真可说是前世注定。

这里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吧。这件事只有我娘知道而已，我爹什么也不知道就死了。我爹大概只对妾身的屁股有兴趣吧。

我都是一个人入浴，洗头时也是小心翼翼避免让人发现，所以谁也不知情。

只有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小桃。

当她被我勒住时，痛苦得拼命挣扎。然后，她一把抓起妾身的头发……而我

姐则正偷看着这一幕。

小桃？……如果在这世上临死前所看到的是姐姐的话，那应该就死而无憾了吧。

……老爷，您醒来后，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吧。

我姐姐的怨念是很可怕的。因为没有身体，所以意念非常强喔。

……姐姐，姐姐，让老爷瞧瞧吧。

您瞧，她笑得多开心啊。虽然像个妖怪，但也满可爱的吧。

姐姐嘴里含着的呀，就是那枚钻石戒指。

并不是妾身想要啊，而是姐姐想要的。

或许因为长得这副德性吧，姐姐经常哭着说「好想看看美丽的东西」。

啊，对了。她虽然无法说话，但我们的头连接在一起，所以妾身跟姐姐的想法是彼此了解相通的。

姐姐也常想起巡查大人的事情，但她不会掉眼泪就是了。

对于妾身跟姐姐而言，什么崇高理想、感恩惜福的，其实都无所谓了。现在才祈拜尊贵的神明，那又有什么用呢。

我们只想在死亡之前，多看点美丽的事物。

不过，第一次看到这枚戒指时，的确觉得它相当耀眼，但现在看起来却觉得平凡无趣。充其量只是个发光的石头罢了。

若真要比的话，小产儿漂浮的河里，那四处滚动的小石头反倒比较美丽。有时候，我还会找到浮现胎儿脸孔的石头呢。每个都是灿烂笑脸，因为他们还眷恋着爹娘吧。

话说回来，这枚戒指跟姐姐的牙齿刚好相合呢，姐姐说只要咬着它，心情就会很好。在光线照射下，它甚至比小石头更闪闪发亮，让她相当开心呢。

唉呀，真是的。我不该重复说同样的事情。

这只是一场梦。如果醒来后，能够忘个一干二净的话，那妾身就全部说给您听。

您问，如果忘不了的话……？

那么，您下次肯定就无法再来了喔。

因为，您将无法从这二楼活着走下去啊，呵呵呵。

事实上呢，老爷。妾身自从十六岁被卖到这儿，到今年已经满七年，卖身契即将到期。苦海……没错，苟活沉沦的苦海只剩下半年了。

离开这里后，就可以任意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了。不过，其实我连任意跟喜欢的意思都还不懂就是了。

欠债也都还清了。

只是，我娘已经不在那个家了。

她说要去朝圣参拜，就带着所有钱财到四国去了。

我想，她应该是回家了吧。回到那个庭院里有着鲤鱼悠游的池塘的大宅邸。

因此，妾身离开这里后，还是孤单一人。

不过，姐姐会一路伴着我直到地狱最底层喔。

仔细想想便觉得无比神奇。因为不管遭遇多么可怜的困境，总是有个紧紧相连的姐姐陪伴着我呀。

老爷您一定知道吧。冈山到津山之间的陆地蒸汽汽车（亦即火车），在今年年底就要通车了。就像炮弹一样快，那用铁做成的车子居然会跑呀。

妾身把欠债还清后，在这里攒的钱也全都没了。

不过，用来购买陆地蒸汽汽车单程车票的钱倒是还有。

这里所提供的食物，不过就是夜里的一碗茶泡饭而已。您知道外叫的餐食都要自己付费吧？妾身可是在这方面尽量俭省才存到一些钱的。

因为，我已经习惯挨饿了呀，并不觉得有多难熬。

跟不是很喜欢的男人做那档事是啊。

妓女的行规有千百种，其中之一就是即使在寒冬也不能穿上短布袜。所以，妾身已经事先买好短布袜了。

那是双雪白美丽的短布袜，妾身要穿上它搭陆地蒸汽汽车回津山。我只挂心这件事，而今也都完成了。

姐姐应该不需要车票吧，呵呵呵，也不需要短布袜呀。

只要让她咬着钻石戒指就好啦。

终点站是津山，接着还要穿山越岭，走过水田、田间小路和矮竹林才行。纯白的短布袜肯定会变得脏兮兮。

您问我是不是很想回老家？

不是喔，那是因为我只能回到那里去啊。

那空无一人、没有人等待着、杂乱荒芜的破烂小屋。那只是个至少不用露宿街头的替代品。也是个渗满鲜血、粪便与怨念的腥臭地方。

即使堕子婆不在了，但小产儿依然会被丢弃在那条河里，独自嚶嚶哭泣吧。尽管如此，妾身还是要回到那里。

如果可能的话，真希望陆地蒸汽汽车不要在津山停车，而是直接通往地狱。

搭上陆地蒸汽车后，大概会飘飘然而昏沉想睡吧，既然如此……那我干脆睡过头而忘记在津山站下车，直接抵达真正的地狱。那令人昏昏欲睡的血池。在抵达地狱之前，从窗口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呢？应该不会马上看到针山血池吧，也不会有恶鬼突然跑出来吧。应该会先看到被折磨至崩溃的人类吧。那肯定是空洞而乏味的景色吧。

鲜红色的地面，漆黑的天空。从天与地的正中央流过的泥巴河。飞翔其间的是瘦弱的鸟儿。

那大概就是人类诞生前所见到的景色吧。

喂，姐姐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

那么，老爷，请您好好的……休息吧。如果能做个好梦就好喽——

老爷，该起床喽。天已经亮了。您听，那不是佣人打铃的声音吗？您看看窗外，那渲染得湛蓝无比的天空。

怎么啦，一脸发呆的样子。

没睡着吗？做梦……您应该没做梦吧。

妾身看您睡得相当沉啊。

总之，快把那些奇怪的梦给忘掉，今天也要努力工作唷。

一直催促您，真是抱歉，因为今天轮到妾身打扫茅房跟洗澡间呀，呵呵呵。

……是什么让您睁不开眼睛呢？是我的头发吗？这是理所当然啊，因为我们不能让客人看到睡醒的凌乱模样。在客人起身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梳妆打扮整齐才行。

过几天一定要再来惠顾唷。

什么？想来个离情依依的告别？

想要亲嘴啊。可是人家觉得难为情耶。

那么，老爷……请您一定要闭上眼睛唷。

——

喀的一声，是什么碰到牙齿了吗？

那当然是妾身的牙齿喽。

什么？牙齿上好像咬着坚硬的金属？

您还真敢讲，真是的。唉呀，头发都乱了。

您说我的发间好像有什么在偷看着？还看到了红色的舌头吐来吐去？真是的，一大早就这么爱说笑。

……老爷，您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呢？

闪闪发亮的……真的好美呀。

——我姐姐好像爱上老爷您了耶。但不知您意下如何？